



# 直心信靠 死生自在

潘風明 點傳師

修辦道經歷自述(上)

◎ 潘風明點傳師

## 前言

基礎雜誌總編輯潘風明點傳師已於七月十九日功圓果滿，回歸中懷。

潘點傳師，筆名文田，台灣省台北縣人。生於民國三十八（1949）年，民國四十二年（1953）求道，民國六十九年（1980）領命，於民國100年（2011）七月十九日（農曆六月十九日）成道，享年六十三歲。

潘點傳師曾任中華民國宗教建設研究會理事、基礎道德文教基金會出版部與基礎雜誌社總編輯、一貫道基礎忠恕學院高級部法施學系系主任。

潘點傳師平素喜好文學與藝術，對各項新知均能積極充實、歸納義理、融會貫通；並長期受各單位邀請授課，遍及海內外。其性謙下內斂、海涵包容、謹言慎行、時時守中；應事隨順因緣、自然無為；一旦上台，即真理鏗鏘、精神奕奕、目光堅毅，將天人合一之一貫精神表露無遺。其講述一貫義理引經據典、譬喻巧妙、觸類旁通，且精闢入理，聽者往往聞之頓然覺醒；其諄諄法語如仙樂梵音，令聆受者倍感法喜充滿，因此深受前賢道親們之敬重與愛戴。早年曾奉張老前人之命，至菲律賓協助開荒辦道；近年則奉張老前人之命，多次赴韓國道場慈悲法語與關懷成全。

潘點傳師學識涵養豐富，廣泛涉獵一貫道原典，並研究各家義理孜孜不倦；著有《入道之門》（基礎文教出版）、《一貫簡義百問》（宗明出版）、〈基礎雜誌·心性小語〉專欄連載等。



潘點傳師擔任基礎雜誌總編輯一職期間，帶領編輯部同仁走過多年學習與感恩的歲月；二十二年如一日，均準時出刊。以透過平面媒體代天宣化、傳遞一貫真傳訊息為職志；經常與社會各界賢達和各宗教先進交流、與讀者以道會友。並以〈基礎雜誌〉能夠隨著 師恩母德、道傳萬國九州的腳步，而成為一本旅行全世界的刊物為榮；其飄逸的文采皆能精準掌握道妙奧義；其以身作則、親身擔綱之風範，令人景仰與永懷。

其他潘點傳師所著作、註解、校訂之作品散見於〈基礎雜誌〉各期，如：〈毒語心經〉（青雲點校45—68期）、〈辯道錄〉（錯生編譯56—68）、〈冷語金剛〉（錯生21-34期）、〈法施小錦囊〉等等，皆可在基礎忠恕全球資訊網的基礎雜誌電子書上點閱。

潘點傳師畢生全心投入一貫道場修辦、啟發無數有緣性靈返回正道；其為道忘軀、一心許天之丹誠、大無畏之風骨、坦蕩之胸襟、與溫婉之慈心，所留下之修辦典範，為基礎忠恕點傳師與道親們永遠感恩與懷念。

基礎雜誌自本期起，將連續刊登潘點傳師之自傳（取材自《走過四十年》），以為紀念。

## 童年往事

我出生於民國三十八年農曆冬至，世居土城鄉清水坑田螺穴的山上，住的是日式的木板屋。雖房屋簡陋，但環境卻很幽靜，到現在仍很懷念當時清靜幽雅的生活。那時家父到台北上班，家母則以採茶賺點薄薪貼補家用，因此自小就跟隨著母親在茶園中成長；稍懂事時也幫忙採茶，以維持家計。到了七、八歲時，家母在外採茶，而我則在家照顧兩位妹妹及兩位姪子，還負責煮飯等家務，當時煮飯是用舊式爐灶燒柴起火的方式，經常需要撿木柴生火。在這家境最窮困時，每天僅以蕃薯、蕃薯葉或蘿蔔乾果腹，家中所吃的蔬葉都是自己種的。我自小體弱且膽小，每當太陽下山之前，便趕緊將飯煮好，幫小孩們洗好澡；都吃

飽了，一切安頓好，便叫他們進去睡覺。接著將要洗的衣物提到溪邊擺著，讓媽媽採茶回來時順便清洗，然後便將門關好，趕緊上床睡覺，以躲避黑夜所帶來的恐懼。



### 求道因緣

我是在民國四十二年求道，此因緣乃孀婆見家母為人善良，故而度了家母求道。因為自小就跟媽媽形影不離，求道當天孀婆帶著媽媽去，我也跟隨在後，但是媽媽並不知道。當要求道時才被媽媽發現，媽媽認為大人拜拜就好了，小孩子就不必了，便要趕我回家，後來被壇主及孀婆留下來一起求道，隨後家人才相繼求了寶貴的大道。

### 素食理念

媽媽本來對「佛」就很虔信，故求道後便每天到壇主家燒香，當時壇是在山腳下，媽媽常風雨無阻的前去誠心禮拜，而我也很自然的跟著媽媽去燒香、研究道學，一直跟到上小學為止。媽媽求道沒多久便開始吃花齋，從每月初一、十五，之後加上每逢初三、六、九日都素食，到了第二年便吃全素了。在當時，我對素食沒有任何理念，只是很自然的跟著媽媽茹素。

然而素食也是個因緣，因我的身體一直很瘦弱，而家父又很疼我，看我這瘦弱的身子，當然不可能同意讓我吃素。在我開始吃素時，媽媽承受了很多委曲。家父一直認為我吃素是被媽媽硬逼的，所以對媽媽很不諒解，因而從此不買菜回來，我們只好自己種青菜、醃醬瓜。直到有一天，媽媽不在家，家父便到市場買豬肝，親自煮熟要我吃，而家父則躲在門縫窺看究竟；當時上天也很慈悲，我便將那碗豬肝擺在長板凳上沒吃。從此之後，家父才明白我會吃素完全是自願，並非媽媽的逼迫，也化解了這場誤會。所以我是在很自然的狀態下茹素了，直到後來經過參班研究，才了解吃素的意義和重要性。

## 求學歷程

在上小學一、二年級時，地方道場林點傳師在土城清水店仔附近開設家庭卍堂，我每日放學都會經過他家，因此便在他家晚獻香禮佛、研究道學；當時是研究《心經》、《七真傳》。小學一、二年級，認字並不多，對黑板上的字都依樣畫葫蘆，太潦草的字便請大人幫忙抄寫，所研究的內容也似懂非懂，當時只是慇懃，一下課就去參加研究班。

到了小學三年級時，所研究的啟化道學是《孝經》、《三字經》、《四書》、《史記》、《唐詩》等。地點是在南港郭前輩家，因此一下課便由清水國小步行到板橋火車站，再搭火車到南港參加研究班。而學校功課都利用在學校空檔時間來寫，未完成的課業就等畢班回家後再做，往往都是十一、二點才睡覺。

畢班後，回家沿途沒有路燈，到處一片漆黑，只有手提著一盞小油燈照路；當時膽子很小，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麼敢持續的去那麼遠的道場參加研究班呢？這完全要感謝上天慈悲的安排。當我要去南港研究時，就有一位同學和我做伴同行。回家時，走到山下的小村店，我就不敢獨自上山，但媽媽都風雨無阻的在店口等我，帶我回家。同時我搭車到南港的車資，都是媽媽辛苦賺來的錢，媽媽從沒有把我當小孩子看待，而且像個守護菩薩不斷的護持我，我一直非常感激。

中學時在板中就讀，那是我過得最多采多姿的時段；一方面讀書，一方面操辦道務。因為我對看書有興趣，又希望能增加一點收入，故每天清晨去送報，由報紙中亦可獲得更多的資訊。同時空暇常到縣立圖書館看書，故而和圖書館的管理員很熟，因此裡面的書籍皆能方便取閱。我本身對科學和藝術很有興趣，故也常參加各種科學研習營，或者到處去聽科學講座、藝術講座……，多方面吸取各種資訊，生活非常豐富。



## 受惠於道

當我踏出校門之後，工作一段時間，便入伍服兵役，在海軍官校服役三年。當兵期間，感謝上天慈悲，在政戰部的監察官室當文書；此職位非



常吃香，三年期間皆是上下班制；且監察官對我很照顧，總部曾有多次要調派我到外島去，監察官都寫公文呈報，將我留下；也由於他的幫忙，我在軍中素食一直都很方便，所以當兵期間身體非常健康。

因為自小就受到叩首禮拜的薰習，因此每次排隊到餐廳吃飯時，我便將心靜下來默燒心香。不知經過了幾次，長官就叫我不需要排隊，可以自己先到餐廳準備素菜，等同志們飯前的操練完，再一起用餐，因此我也減少很多的操演。

可能是小時候的訓練，養成很容易熟識環境的個性，在軍中下班後外出時，就透過道親尋問，知道發一道場陳大姑前人的後學有些前賢在軍中當預官，因此熟識他們之後，一放假就跟著他們到高雄、台南的卹堂研究。後來又打聽到在官校後門附近，有一位老太太開了一間卹堂，因此我每天到她那兒獻香。又有一次，我去台南大光寺拜訪顧前人、參班研究。後來只要放假較多天，便住在大光寺。所以自小到大，無論經過何種環境、場合，都沒有離開過道場。

民國六十二年退伍之後，便在三重一家貿易公司當外務員，上班期間也經過一段蠻艱辛的工作；負責外務、司機兼送貨，開著一輛一·七五噸的中型卡車送橡膠原料，又得自己到倉庫搬貨、卸貨，常常做得全身灰頭土臉。一段時間後，便離開這家貿易公司，就近轉到板橋一間傢俱公司，也是擔當外務兼送貨的工作。經過沒多久，我們基礎道場開了一家廣太公司，我就轉到在那兒服務。直到民國七十八年以後，便開始進入基礎雜誌社服務。

（續下期）